


· 九月授衣  
· 车无铃  
· 战争回声  
· 无定与永定

· 拓片轶话  
· 走进楼兰  
· 阳关三叠



# 俯瞰 江水

程步涛 著



俯瞰江水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俯瞰江水 / 程步涛著. -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4

ISBN 7-80040-756-X

I. 俯… II. 程… III. 散文集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J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8200 号

书 名 俯瞰江水

作 者 程步涛

责任编辑 殷 实

装帧设计 苏 馨

责任校对 刘晓京

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 66531659

E - 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 A5

字 数 211 千字

印 张 8.875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56-X/1·545

定 价 1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

九月授衣	3
苍然晚晖	12
望南方	18
船夫号子	26
遥望远山	33
永远是鹰	40
车无铃	47
阅读土地	53
海之惑	59
四月风筝	66
史外之思	71
常会想起那条船	76
生命之碑	82
买“马”	86
塞外听鼓	91
江南江北	96

## 俯瞰江水

一个生命的曲线·····	103
一城紫荆·····	111
作退一步想·····	115

## 第二辑

情忌·····	123
连长·····	131
旧部·····	138
生命·····	145
虔诚·····	157
沁人心脾的馨香·····	164
战争回声·····	168
关于母亲的断忆·····	184

## 第三辑

俯瞰江水·····	199
无定与永定·····	202
思念边界·····	205
往事·····	209
山中一日·····	211
散说马头琴·····	213
走进楼兰·····	218
妖在佛前·····	224

对一次告别仪式的诅咒·····	227
拓片轶话·····	230

#### 第四辑

江河水·····	235
阳关三叠·····	245
汉宫秋月·····	254
潇湘水云·····	261
《十面埋伏》和《霸王卸甲》·····	268

后记·····	275
---------	-----

# 第一辑





## 九月授衣

记得是入伍后的第一个深秋。连里要发冬服了。我们在院子里席地而坐，听指导员作发放服装的教育。

指导员姓高，叫高峰。他说，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高风，一九四八年参军，文书笔误，将风写为峰。他一看，峰也不错，山之顶端，《蜀道难》中有“连峰去天不盈尺”句，豪壮得很。索性把风改成了峰。

李白的诗是指导员随口念出来的。六十年代初，连队文化水平普遍不高，同志们多不知李白为何许人也，更不知《蜀道难》为何物。为此，我在班里着实得意了一番，摇头晃脑地背诵罢“噫吁噫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又将蜀道胡吹海谤了一顿。无非是如何之险、如何之峻、如何之奇，把全班人唬得一愣一愣的。

二十多年后，我真的在三峡、在川西的万山丛中走了一趟。在山间野店住下的当夜，我在记事本上写道：畏途巉岩，夜月

空山，想起当年在班里吹蜀道，真可谓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也。

指导员不知怎地知道了我在班里吹牛一事，上课时，让我站起来，问我可读过诗经中的《七月》？我说背不全。指导员说：能背几句背几句。我平静了一下心情，便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觜发，二之日栗烈……”地背起来。背毕，指导员又问：可能给大家解释解释？我又尽自己所知讲解了一遍。指导员笑着冲我点点头，说：你坐下吧，我也有一首诗念给大家听听。然后，翻开本子念起来。那诗写的是一位在大兴安岭修筑铁路的战士，在第一场大雪降下之前，收到家乡一位姑娘寄来的衣物时的心情。诗句平易好懂，亲切动人。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这是铁道兵的一位叫周纲的诗人写的，题目就叫《九月授衣》。指导员念完上本子，又问：谁知道孟姜女送寒衣的故事？刷地，手臂举起一片。显然，大家更熟悉这个传说，于是，又有人站起来给大家讲述一遍。

在这之后，指导员才书归正传。说，下午发冬服，当兵了，夏发单，冬发棉，这是人民的关怀，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感谢人民。大家鼓起掌来。天空，秋阳正艳，一阵风吹过，金黄的梧桐叶从繁茂的树冠上徐徐飘落。

我至今仍以为，高指导员该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将文学作品运用于连队政治教育之人。到机关工作后，每次下连队，我都下意识地询问：如今服装发放时，可还进行什么教育？连队干部回答：把发放规定念一遍就行，规定上意义讲了许多呢。

我不能责备基层的同志方法简单，每年的服装发放规定的确写得很细。意义、方法、规格、要求……条理分明，一应俱全。一年之间，春秋两度，话再好，也不能老讲啊，还是念一遍规定



了事的好。可我老觉着放弃这样极富情感的思想教育机会着实可惜。这可是连队众多教育中，可以充分展现才华，将枯燥单调之说教艺术化的不可多得的机会哟。

对于由服装所传导的情感。没有什么人能比军人的感受更强烈了。每次领取服装后，我总是放在床上，一件件地端详良久。每在这时，心里总要热上好半天。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（唐·孟郊《游子吟》）、“寒衣针线密，家信墨痕新”（清·蒋士铨《岁暮到家》）、“八尺龙须方锦褥，已凉天气未寒时”（唐·韩偓《已凉》）……这些浸透了亲情的句子，便无比亲切地闪现出来。

大军征战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这粮草按现实的话说，就是后勤保障。衣物自然也在其内。古往今来，或陈兵对阵，或屯垦戍边，多则数十万人马，少则三两名士卒，千里万里，衣食给养总能送到军帐之中，这粮草官委实功不可没。可做衣裳的人呢？赵洁如先生在他的《诗经选译》一书中，径直把“九月授衣”译作“九月要为官家做冬装”，这官家怕不只是县衙府衙皇亲国戚，还该包括挥舞刀剑驰骋沙场的军队。最早，没有被服厂，这做寒衣的活计自然包括在摊派到人民头上的杂役中。大名鼎鼎的常香玉唱红全国的那出《花木兰》中，不就有“穿的鞋和袜，还有衣和衫，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”的唱词嘛！至于在共和国创立的过程中，人民做军鞋、缝军衣，送粮草、救伤员，支援前方的动人事迹，更是数不胜数。许多实物至今还陈列在革命博物馆里。要不，陈毅元帅怎会吟出“靠人民，支援永不忘，他是重生亲父母，我是斗争好儿郎”的铿锵诗句呢！怎会有“革命是人民用独轮车推进北京城”一说呢！

每次发放服装时，我们便站在操场上，听到喊自己的名字，便走过去，按预先登记的规格号码一件一件地领取属于自己的衣

物。当然还要交旧，在换新以前，将应交之物洗刷干净交到司务长那里。那会儿，我交旧时最为难的是棉衣，总洗不干净，使上一块肥皂依然油渍麻花。因为整整一个冬季，只有那一套棉衣。每日训练执勤，枪在肩上，油渍灰蒙，领口、袖口、肩头硬是黑糊糊油亮亮一层。老兵们便戏嘲我们这些新兵窝囊，脏里巴几，整个从烟囱里钻出来的麻雀。看看他们，真的比我们干净得多。便想，今后得注意看老兵们是怎样保持整洁的。孰料，就是这一年冬天，部队换装。冬季再不是一件棉袄一条棉裤，而改成衬衣衬裤、绒衣绒裤、棉衣棉裤、罩衣罩裤。里外四层，表里全新。最方便的是罩衣，脏了，随时可以脱下来，洗净晾干再套上。

这是一九六四年桐叶飘落的时候，国家已从三年的自然灾害中渐渐复苏过来，经济形势有了好转。军队的待遇也有了改善。我们穿着新式棉衣走在街上，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。常有大胆者走上来，拉住我们的棉衣摸着看着，我们也打心里愿意让他们看。看完，他们说：这衣服好哎！我们便说：感谢人民呀！他们就说：不必不必。仿佛这棉衣就是他们做的一般。

回营房的路上，我们便笑他们说的“不必不必”。可认真想一想，怎能说这军衣没有他们的贡献呢！我们这几百万军队，整个儿是人民用血汗养着的呢！于是乎，对军衣所包含情感的理解又深了一层。到了连里，我把这一感慨讲给指导员听，指导员很高兴，说：出一期黑板报，让全连都谈谈对换装意义的认识。那期黑板报是我负责的，总标题就叫“九月授衣”。我还写了几句编者的话，大意是领了新式棉衣，不能忘了人民还不富裕，要练好兵感谢人民。

指导员夸我编者的话写得好。说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宗旨。适巧团政委来我们连，看了黑板报也说好。指导员便把我叫到政委

面前介绍了一番。政委拍着我的肩膀说：小伙子，好好干！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站在团首长面前，心里激动得不行。

几年后，指导员被抽调到地方公安战线。我那时已调到机关工作。指导员走时，我去送他。他问我，知道为什么夸你那次的黑板报编者的话写得好吗？我笑着未答。指导员又说：因为你看到了人民还不富裕。战争年代里，我们总说，革命胜利后，就有好日子过了。现在已解放二十多年了，人民的日子还是不好过……指导员没有再接着说下去。

高指导员到地方工作的第二年，部队又换装了。单衣一律为“三合一”的布料，即棉、麻、化纤各占三分之一。紧接着，冬装罩衣也改成“的卡”布料。新的布料不仅挺括，颜色也鲜艳，绿得像一片新草，缀上鲜红的领章，精神得很。

和以往换装一样，这次换装又给部队带来不小的喜悦，只是，这喜悦很快便过去了。穿上新棉衣没几天，我们野营拉练来到一个村子。群众依旧热情无比地将我们迎到家里，依旧摸着我们刚换上的“的卡”罩衣夸好看并问这是什么布料，依旧高高兴兴地为我们烧开水炒花生……但不管他们怎样掩饰，都遮挡不住生活的饥寒与困顿。团领导决定将在村里驻训七天的计划改为一天，让每个战士把干粮袋中的粮食留一半给房东（许多同志全留下了），趁黎明前的夜雾离开了村子。村干部是全村惟一知道部队匆匆离去原因的人，他们站在路口一直举着手挥动。一直无比歉意地说：待收成好了，一定请同志们再回来。我和电影组长走在机关队伍的后面，走过村干部面前时，我看见电影组长背着的写标语用的彩色纸张，便拍了他一下，他立即领悟了，将纸卷取下，递给村干部，说，给小学派个用场吧。村干部接过去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握着电影组长的手一个劲儿摇。

走了一个多小时后，队伍停下来做早饭。天已经亮了，晨岚中，可见几处灰蒙蒙的村落。既无鸡鸣，也无犬吠，四野一片死寂。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……”转过身来，是政委在吟诵。政委说，你们宣传股就以“九月授衣”为题刻印这期《野营快报》。和你在连队时一样，一定要强调人民还不富裕。不，不是不富裕，而是还很贫困。映着曙光，我看见政委眼里闪着晶亮的光。

岁月如梭。一九八四年的国庆，我是守着电视机过的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一直沉浸在被国庆阅兵激起的高度亢奋中。部队的服装又换代了。一色的八四式军装，给本来就已雄壮无比的军阵平添几多英气。这一次换装，没有了过去那些愁郁。国家已经走上振兴之路，作为国家武装力量象征的军队的仪表，自然也更被国家所看重了。

一九八四年换装的只是受阅部队，全军换装是第二年的春天。一日，我们走进一家门脸儿不大的商店，几个售货员硬是叫住我们，十分认真地询问新式服装的用料、规格、级别。一九八五年还未重新授衔，职务级别是从衣料质量上区分的。我们概略地解释了一番。她们便站远几步，眯着眼打量一通，嘻嘻赞道：真漂亮。我们笑了，她们也笑了。是的，国家漂亮了，人民漂亮了，军队也漂亮了。走在街上，五光十色，姹紫嫣红。忽忆起宋代刘克庄诗《莛梭》句：“洛阳三月花似锦，多少功夫织得成”！那一瞬间，我真想立即回到刚入伍时驻守的海滨小镇，回到野营住过的那个小村。就穿着这身军装，让乡亲们看看我，我也看看乡亲们。我还想去看看高指导员，这次，我要听他吟诵《七月》。高指导员念过私塾，吟诵起来，抑扬顿挫，长音短调，无比地动听美妙。

又是三年过去。服从军队改革大局，我们出版社改为文职单

位。从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起，也就是从我军第二次授衔起，便不再着军装了。这是我感情上无法接受却又必须接受的现实。二十多年了，只穿军装，只穿惯了军装。穿上便衣，自己会不认识自己的。七月三十一日上午，蒙蒙细雨，全社人员在会议室里举行向军装告别仪式。妻子也改为文职。昨天晚上，我们各自在洗净熨好的军衣上重新缝缀领章。我们缝得很慢，平日三五针的活儿，愣是缝了半个多小时。几次缝好又拆下来，比过来比过去，生怕缝斜一丁点儿。我说，这哪是缝领章，分明是想拉住时间不让走呀！说罢想笑，却笑不出来。

八点三十分，有着四十多年军龄的老社长宣布向军装告别仪式开始，奏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。我们全体立正，向墙上那面军旗行注目礼。进行曲激越磅礴的旋律在会议室回荡，旋即冲出室外，汇入天际。开始，我们还跟着乐曲唱着，渐渐，没有人再唱，一个个低着头，任泪水珠串般滴落在地板上……雨还在下，窗扇上小溪般流淌着一道道水痕。老天是在为我们洒一掬理解的泪吗？从今日起，从此时起，军装不再属于我，“九月授衣”的诗句不再属于我，“九月授衣”在历朝历代所激起的军人的情感不再属于我。惜乎！痛乎！悲乎！

今年夏天，江淮大地大雨成灾。灾后，政府号召人民捐赠衣物，我把所存军衣全拿了出来。妻说，要不要留一套做个纪念？我摇摇头，说：来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不留了吧。

又一度秋风萧瑟，十月，我去坝上某师，正赶上炮团在外驻训，便执意要去驻训点看看。部队驻在一个叫大滩的满族村子里。村道上，蒙着伪装网的车与炮排出二三里地之遥，干部战士一色地穿着染着迷彩的训练服，精干可体。单个，像一座峻岭，一堵峭壁；群体，像一脉山峦，一道长城，给十月的草地陡添勃



勃生机。团长看我一直注意部队的服装，便道：怎样？眼馋吧？刚发放的。

部队集合了，要去靶场进行实弹射击。刹那间，车启炮动，轰隆隆，无际的草原上，腾挪着一条与天地浑然一色的巨蟒，巨蟒的尾部，扬起遮天盖地的久久不散的烟尘……

回到北京不久，我收到部队带来的一套新式训练服，来人还带来团长的话：穿不穿的，做个纪念。来人走后，我把那训练服穿上又脱下，脱下又穿上。妻说：还是撂不下军装吧！我说：以为不穿了，就把它忘了，看来忘不了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鬻发，二之日栗烈……

忘不了的还有这诗句。还有这诗句所蕴涵的无比深湛，惟军人才能理解并感悟的情爱。

1991年12月